

第一章

斐吟墨第一次見到季落是在警察廳。

那時跟季落在一起的是本市一位小有名氣的商界貴公子。

人長得不錯，就是眼皮浮腫、嘴角鬆弛，一副就是縱慾過度的樣子。那人虛弱的靠在椅子上，語氣怨恨，「我要告他！」

「還有力氣說話？體力不錯嘛！」旁邊一頭金髮的季落嗤笑一聲，露出尖尖的小虎牙。穿著一件誘人的黑色透明襯衫，遮不住多少春光。細長的銀亮色皮帶倒是把他柔韌的腰身勒得不堪一折，帶著幾分挑逗和誘惑的意味。

「你、你！」見他這副嘻皮笑臉的模樣，那人更是氣得臉色發青，扭過頭，嘶啞著聲音對斐吟墨咆哮道：「我要告這個賤貨！告他傷害！賣淫！給我關他十年、二十年！」

「告啊，告啊！我還要告你強姦未成年人、性虐待了！看誰關得比較久！」季落也不甘示弱，挺起胸膛，狠狠瞪了回去，硬是讓對方的臉色從鐵青變成慘白，一口氣差點喘不過來。

「你給我等著！我非整死你不可……」

「等就等，當我怕你啊！」

「夠了！」斐吟墨不耐煩的喊道。一把抓住季落的手腕，力道稍微有點大。被調到這個鬼地方，他的心情本來就已經很不爽了，現在還要管這些男盜男娼的事！

「痛、痛、痛……」季落漂亮張揚的面孔立刻皺成一團，挺秀的眉頭都擰在一塊，剛才囂張的叫囂聲馬上就變成哀嚎，「哎喲，鬆開，哥，大哥……快要斷掉了、要斷了，我的好哥哥、親哥哥……」

這小子！明明是求饒卻被他搞得像是亂七八糟的叫床聲！

「老實點！」斐吟墨冷冷哼了一聲，鬆開手。

剛一鬆手，原本還在求饒的季落隨即就囂張跋扈起來了，一腳踩在斐吟墨面前的辦公桌上，黑得發亮的緊身皮褲襯得他小腿的線條異常流暢。

「你他媽的，竟然敢擰老子的手……」季落破口大罵。

斐吟墨微微抬起下巴，瞇起狹長的眼眸。這個毛都還沒長齊的小傢伙，敢在他面前放肆？！

這一下，季落才徹底看清了眼前警官的容貌，結果狠狠一怔，人一下呆了……以至於後半段話在斐吟墨的注視下越來越小聲，最後完全聽不清楚，還乖乖把腳收回去了。

臉，卻可疑的紅了起來，大大的貓眼閃亮閃亮。

面前的男人穿著禁慾的警察制服，肩膀寬闊，顯得那身黑色制服更加筆挺硬朗、氣勢非凡。

他的眉峰高挑而濃黑，如女王般高傲凌厲，一雙狹長而深邃的眼眸，從眼角到眼尾的線條清晰完美，瞳仁是稍顯冰冷的黑色，額頭和下巴的弧線漂亮優美，鼻梁很挺，嘴唇是淡淡的水色，唇形更是性感到了極點。

明明是一張冷漠高傲的臉龐，卻又彷彿千山暮雪中的一點桃花，讓愛慕者恨不得

跪在他的腳邊膜拜……

「這傢伙……當警察太可惜了吧。要是來 Noble，就算前夜王路天豪和任大哥回來，都未必拚得過呢……」季落喃喃低語，飢渴不已的盯著眼前的男人，不自覺的嚥了嚥唾液……

靠！這個該死的小 Gay 居然敢視姦他！

斐吟墨臉色一黑。要不是身上這套該死的制服，他不一槍轟掉這傢伙的小弟弟才怪！活得不耐煩了！當下語氣不善的問：「名字！」

他只喜歡開槍殺人兼爆破。

老頭子卻把他調到這種破警署，給兩個死 Gay 做筆錄，分明是故意折磨他！不就是上次多引爆了一棟大廈嗎？有必要那麼大驚小怪哼，吝嗇！

桌前兩人微微一怔，神色有些疑惑，不清楚斐吟墨在問誰。

「你！」斐吟墨揉了揉太陽穴，伸出手指，指了那個看起來很騷包的少年。

「我叫 Kino，Noble 的人氣牛郎 No.1 噢！我的手機號碼是 09XXXXXXXX，如果是警察先生你，我可以給你打八折～～」

季落見斐吟墨指他，眼睛「唰」的一亮，聲音都興奮得拔高了起來。介紹完畢之後，還模仿日系美少年做了一個招牌 Pose，想把名片塞進斐吟墨制服的口袋裏。斐吟墨頓時有種想要拎起這少年的衣領，把他扔到外面的衝動—這裏是警署，不是夜店！

「我問的是真名，身份證上的名字。還有年齡，職業。」斐吟墨語氣冰冷。

「季、季落，十七歲，Noble 的男公關。」貓眼少年老實了一點。

「十七？！上個月你說要過十九歲的生日，還讓我送一輛黃色的藍寶堅尼給你。現在就變成十七了？！」另一個人馬上質疑。

「不要插話。」斐吟墨不悅道。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！敢對我這樣說話！」那人惱怒不已，非常不屑的打量了他一眼，輕哼道：「張署長的身體還好？替我跟他說一聲，有空我請他喝茶！」

「那胖子算個屁！」斐吟墨鄙夷的扯動嘴角。

別以為把張胖子抬出來就能壓得住他！他要是不高興，照樣把張胖子和他情婦的房子炸掉，讓他們哭都哭不出來。

「你、你……」那人的臉迅速漲紅。

「你剛剛說賣淫的是誰？」他的脾氣本來就不怎麼好，既然對方自己往槍口上撞，那也怪不得他了。斐吟墨乾脆把筆往桌子上一扔，將腳蹺到辦公桌上，決定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這件事。

也許老頭知道後，又會在他耳邊碎碎唸。不過管他的，反正是老頭子把他調到這個鬼地方的！

「他、他賣淫！」那人像是感受到了他的不懷好意，語氣有些結巴。

可惜，覺悟得太遲了。斐吟墨睇了睇狹長的眼眸，冷冷一笑，抽出警用手槍在手中把玩著。烏黑沉亮的手槍對男人來說，總有種無法抵抗的魅力。

而一旁的季落看到槍，琥珀色的眼眸裏露出興奮的神色，雙腿不自然的交疊在一

起。斐吟墨瞥了一眼，少年的雙腿之間居然有了反應。有沒有搞錯不過是把槍而已！

「那就是他賣淫、你嫖娼，嗯？」

「不，不是……」那人連忙推卸，眼睛瞟到斐吟墨手中的槍，緊張起來了，「我、我是無意中看到的、看到的！」

「是啊！你上了我多少遍！全身上下都『看』得很清楚了吧！」

「我跟你沒有一點關係！你別胡言亂語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手槍發出「喀」一聲—保險栓被斐吟墨拉開了。

他撫摸著光亮的槍身，慢條斯理的說：「你說看見他賣身，他說你嫖他。看來，只有請法醫做體液鑑定才能知道真相了。」

「體液鑑定？」那人慌了起來，「我、我撤銷對他的控訴，撤銷！」說完，就掙扎著想要離開。

「你以為警署是你想來就來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」斐吟墨扯動嘴角，冷笑道：「沒這麼容易。」

「你、你不能這樣！這不符合司法程序！」那人聲音有些顫抖。

「程序我說了算。」斐吟墨懶得再跟他廢話，手臂一揮，烏黑發亮的警用手槍抵在對方的太陽穴上，打算把他拖到警署的鑑定室。

有人在一旁吹了聲口哨。

斐吟墨回頭一看，只見那個叫季落的貓眼少年正舔著尖尖的小虎牙，對他笑得份外勾人。

「跟上！」他丟下一句。

貓眼少年立刻高興的應了一聲，眼睛發亮，興奮的跟了過來。

斐吟墨揪著那人的衣領，一腳踢在他屁股上，將他踹進鑑定室大門。

一進去，溫度彷彿驟降了十度，森冷無比。金屬架上排滿精密儀器和各種玻璃器皿，在冰冷的日光燈下，有種冷凝陰森的感覺。

中央是張將近兩米長、一米寬的解剖台，瑩藍色的冷光從底部透出。

原先解剖的屍體已經被送走，不過血槽裏的液體還沒有完全清乾淨，猩紅的血液在陰冷的鑑定室裏泛著詭異的光澤。

那人踉蹌了幾步，一下子沒站穩，跌倒在地。

等他慌慌張張、手腳並用的準備爬起來的時候，又撞到了周圍的標本，浸滿在福馬林中的各種器官標本搖晃不已，慘白醜陋，顯得猙獰萬分。那人全身癱軟，臉色發白，眼裏滿是驚恐。

「來找我？」輕柔而低啞的聲線突然在房間裏響起，帶著一點點邪氣。

「廢話！」斐吟墨哼了一聲。

蘭軒輕笑著從斐吟墨身後走到解剖台旁，身上的白袍濺著斑斑血跡。

乾淨整潔的白袍本來是神聖、潔淨的。但穿在蘭軒身上，卻只會讓人覺得邪惡、詭譎，猶如吞噬靈魂的惡魔。

「這是送給我的？」他用腳尖踢了踢癱在地上的商界貴公子，細長的眼眸彎了起

來，琉璃色的瞳仁裏閃過一抹嗜血的光芒。

蘭軒的左眼角下，有一滴淚痣，此刻，那顆小痣的顏色似乎變得更深了，像是秋日薄暮裏一點勾魂的微光，風情萬種。

「對。」斐吟墨微微一笑，將手槍放回腰間的槍套。

「不、不是體液鑒定嗎？」那個商界貴公子驚慌的叫嚷起來，但是沒人理他。

「不錯的小禮物，我喜歡。」蘭軒回了斐吟墨一抹淺笑，優雅的拿起解剖刀，望向那商界貴公子的眼神，猶如看著解剖台上的青蛙……

離開鑒定室時，只剩下斐吟墨和季落走在警署的長廊上。儘管這裏的隔音很不錯，但還是聽得到有人淒厲無比的慘叫聲，以及蘭軒隱隱約約的邪惡笑聲。

季落一直都在偷瞄斐吟墨。最後在安全門的轉角處，他拉了拉男人的袖子。

「什麼事？」斐吟墨皺了皺眉，把袖子從他手中扯出。

「那個體液鑒定……」季落抬起頭看了他一眼，眼神卻躍躍欲試，興奮得有些過頭。

「怎麼，你也想去蘭軒那？」斐吟墨挑眉。那傢伙可是個變態，這少年是不是有些不正常了？

「我想要你幫我做。」季落緩緩說道，直勾勾的看著他，還伸出緋紅小巧的舌尖，舔了舔唇角。

斐吟墨怔了一下，一時沒反應過來。

體液鑒定只是他為了教訓那個商界貴公子，隨便扯的理由而已。

季落倒是很主動，立刻搶占先機。一下子把斐吟墨壓到轉角的大門上。鋼質冰涼的大門在空曠的樓梯口發出「哐」一聲。

少年的身體很柔韌，像光滑柔軟的小白羊。一條腿勾到斐吟墨腰際，只剩一腳立著，細長的雙臂環著斐吟墨的脖子，掛在他身上，不斷用下腹曖昧的摩擦著斐吟墨的下體。

「當我不知道？體液鑒定要射出來才能做吧！」季落不懷好意的笑著。大大的貓眼一閃一閃，魅惑得猶如埃及豔后身旁的寵貓，線條清晰的眼角透著狡黠和誘惑，很勾人。

這算什麼？調戲警察，還是襲警？！

「下來！」斐吟墨命令道，像擰小貓似的擰住季落的脖子，將他往身下扯。

季落卻故意胡攬蠻纏，一條腿剛被男人掰下來，另一條又像靈活的小蛇一樣纏了上來，還一副笑嘻嘻的無恥樣。

「下來。」聲音裏多了一份冰冷。

「警察先生，你這副冷冰冰的樣子真迷人！」季落絲毫沒有察覺到危險，笑得很淫蕩。

斐吟墨瞇了瞇眼，看著眼前的漂亮小鬼露出囂張誘惑的笑容，那笑容有點惑眼……

於是，他決定改變主意。

「這是什麼！」季落突然低低叫了一聲，驚訝的往下看。只見他的下身頂著一個

烏黑沉亮的堅硬東西。

正是斐吟墨的槍，真正的警用 W5904。如果拉開保險栓，扣動扳機，他的小弟弟可能就再也抬不起頭來……

現在才發現？太遲鈍了吧！斐吟墨冷冷一笑。

「想要我幫你手淫？」他微微揚起下巴，睇眼看著少年，點破對方那點小心思。

「你同意嗎？」季落歡呼一聲，漂亮的眼眸有些激動，末了，又補了一句，「警察先生，你這個樣子太他媽勾人了！」

「閉嘴！」斐吟墨拿著槍，在少年光滑的臉上漫不經心的拍了兩下，「做不做？不過要以我的方式。」

「做、做！」季落迫不及待的點頭，兩眼放光，高興得只差沒搖尾巴。

「脫掉。」斐吟墨冷笑一聲，用槍點了點他的黑色皮褲。

「這裏嗎？」季落狐疑的看了一眼四周。這是安全門的轉角處，上面通著長廊，下面連接著樓梯，如果有人過來的話，很容易被撞見……

「放心，這裏靠近蘭軒的鑒定室。一般人不會往這裏走。」因為害怕被那個變態拖進鑒定室解剖，再也出不來了。

「嘿嘿，其實被看到也無所謂，更刺激！」黑暗中，季落的眼睛亮得驚人，尖尖的小虎牙放著光。

這個小騷貨！

斐吟墨在心裏罵了一句。

季落很快就把皮褲脫掉了，露出細長筆直的雙腿，腿形很漂亮，泛著少年獨有的青澀光澤。他用大腿內側摩擦著斐吟墨的下體，後者很明顯的感受到少年下面的器官正在逐漸變硬、變熱。

「快、快點！」季落在他耳邊吐著氣，扭動著腰身，聲音極其撩人，「我要！快點給我！」

只是斐吟墨毫不理會，因為他壓根都沒想過要用手幫他。

他拿著槍，懶懶的勾起嘴角，槍口沿著季落纖長的脖子緩緩往下滑，季落覺得有點癢，喉結輕輕滾動了一下。

手槍沿著少年身體的曲線滑動，烏黑的槍口來到他的胸前，藉著微量的月光，可以看到他胸前小小的兩點正隔著黑色透明襯衫顫動著，像是黑暗中引發人蹂躪慾望的柔弱小花。

斐吟墨輕輕一笑，將槍口狠狠的按了上去，凶暴的蹂躪著季落胸前的兩點。兩個可憐的小點不斷被擠壓、變形，在堅硬的槍口下，被摧殘成淫靡的形狀和色澤。季落長長的睫毛顫抖著，大大的貓眼瞇成一個弧度，從喉嚨裏發出有些難抑的聲音。

「感覺怎麼樣？」斐吟墨一邊問，一邊加大手上的力道。隔著襯衫，隱約可以看見少年胸前那裏異常紅腫，豔麗得快要滴出水來。

季落喘著氣，臉上露出又痛苦又難耐的神色。

最後他一口咬上斐吟墨的喉結，尖尖的虎牙像吸血鬼一樣刺進他的脖子。

斐吟墨顫抖了一下，腦海中閃過一抹異樣的感覺。

「他媽的！快點給我！」季落叫囂的吼道，再也按耐不住，粗魯的拉過斐吟墨的手往自己後穴塞去，「老子全身慾火都被你搞起來了！老子要拳交、拳交！」這種命令般的語氣讓斐吟墨很不爽！

他瞇起眼，看季落扭動得像條小淫蛇似的，一手摟著他柔韌的細腰，一手順著他的指引往挺翹的臀間探去，發現小小的後穴已經自動分泌出一些液體。

這傢伙做這行的確有些「天賦」。斐吟墨懷疑他只靠後面就能高潮。

季落仰起頭，露出白皙纖長的脖子，喉嚨裏發出「嗚嗚」的陶醉聲，像隻被人撫摸著下頷的小貓咪。

斐吟墨勾起一抹冷笑，手下一個用力。

「啊—」季落尖叫了一聲，琥珀色的貓眼突然睜大，有些急促的吸著氣。指甲抓進斐吟墨的警察制服裏，如果斐吟墨也脫了衣服的話，八成已經被他的小爪子抓傷了。

「太、太冰了……這是什麼？」季落努力調整姿勢，目光卻有些迷茫。

「猜猜看。」斐吟墨朝他一笑，如同春日融冰。

季落的眼睛立刻發直了，與此同時，前面剛因為突如其來的詫異而疲軟下去的地方又重新硬了起來。

「你他媽真是個妖孽！」少年的聲音變得亢奮起來，更加用力的磨蹭著斐吟墨的下體，小爪子還想探進男人的褲子裏！

「搞清楚，現在被幹的是你！」斐吟墨冷冷一哼，加大手上動作的幅度。這個小 Gay，竟想騎到他頭上來！

烏黑發亮的槍身模仿著性愛的抽插律動，急速在季落的後穴進進出出，每一次深深挺進，季落不堪一握的腰肢就顫動一次，有股強烈的快感一直從尾椎通過背脊，再傳到四肢百骸。

「太爽了！用力！再用力！」少年的額頭覆上了一層細細汗珠，眼睛歡愉的瞇成一條線。他臉色潮紅，聲音沙啞的嘶吼著，青澀白皙的身軀不斷扭動，尋找著最刺激的體位。

警用手槍上已滿是濡濕透明的液體，有些甚至沾到了斐吟墨手上。

原本是想教訓一下這個死小 Gay，沒想到對方倒是適應得很。不，簡直是樂在其中！

「我真是愛死你了，警察先生！」季落勾過斐吟墨的脖子，琥珀色的貓眼半瞇著，極其情色撩人，他熱辣的吻上了男人的唇，然後補充道：「下次用狙擊槍吧！這個太短了……勉強算及格！」

哼，勉強及格還叫得那麼放蕩！下次給顆原子弹試試，看塞不塞得進去。

斐吟墨冷著臉，擒住季落纖巧的下巴往外扯，用手背抹去少年在他唇上殘留的氣息。同時一隻手抓住對方的下體，狠狠一捏。

「啊—」季落尖叫一聲，纖瘦的身體劇烈顫抖著，下體飛濺出一股灼熱的白濁，然後重重癱軟在斐吟墨身上，雙臂還環著男人的脖子，喘著氣，像隻小小的樹懶。

斐吟墨臉色難看的低下頭。

儘管手掌已經擋掉大部分的白濁，但是仍然有少量濺到他的制服上。

「舔乾淨。」他把少年的頭往下按。

季落瞇著眼，還沉浸在剛才高潮的餘韻中，眨著眼衝斐吟墨笑了兩下。

不得不承認，這個小 Gay 還是有些本錢的。銀色的月輝下，巴掌大的臉蛋襯著琥珀色的貓眼，狡黠誘人得像隻小野貓，的確十分漂亮。

「警察先生，你的真大！」少年手腳倒是很快，一下子便拉開斐吟墨的褲子拉鍊，色迷迷的就要扯他的內褲。

斐吟墨猛地揪住他的頭髮，制止住他的動作。他只是要對方將他警服上的東西舔乾淨而已。

「好痛！」季落捂著頭，怪叫一聲，滿眼委屈的看著他。

「看什麼看，不滿？」斐吟墨冷冷的，居高臨下的俯視著他。一邊將褲子的拉鍊重新拉好，一邊指著制服上殘留的斑點，「把你自己的東西清理掉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呀！早說嘛！」少年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漂亮的小臉笑著，伸出細小性感的舌尖，將那些情色的痕跡，一點點的捲到唇裏，還意猶未盡舔了舔唇角。斐吟墨不動聲色的打量著他的一舉一動。

這個少年的確騷得可以，比他以前的床伴都放得開，也許上起來真的很帶勁。雖然他不會親自上他。

季落舔著舔著，腦袋就移到手槍旁，抬起眼無聲的詢問著。

斐吟墨點點頭。

少年了然一笑，將槍身上的那些液體也舔乾淨了。他不說話的時候，乖得像隻小貓。

所以，當貓眼少年舔上自己的手指時，斐吟墨也沒意識到不對。

只是對方眼中的光芒越來越亮。原本還只是用舌頭纏著他的手指，或是舔著指腹，最後竟乾脆將整根手指都吞了下去，模仿著口交的動作，不斷舔吸吮咬。一邊吮吸，還一邊仰起豔麗的臉蛋，用色情的目光勾引著他。

人有很多敏感帶。斐吟墨現在才發現，原來自己的手指也十分敏感，一股股細微的電流通過指腹傳遍他的全身，他瞇了瞇眼。

「我的技術很好，可以免費讓你玩喔！」可愛的美少年歪著頭，朝他眨眼，吃吃的笑著。

斐吟墨不說話，只是勾了勾手指。

貓眼少年討好著靠近了一些。

斐吟墨抬起腳，一腳踹在他纖巧的肩膀窩上，將他踹到不遠處。

季落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目瞪口呆的望著男人，而後眼睛一亮，驚喜的尖叫，「太他媽女王了！」

季落一把抱住男人的腿，「警察先生，把你的手機號告訴我吧！」

斐吟墨不理會，想轉身走開，卻被季落兩隻細細的手臂死死抱住小腿。

他皺眉，只好隨口報給少年一串數字。

季落欣喜若狂的背著那串號碼，趕緊輸到手機裏面。

斐吟墨冷哼了一聲，抬腳便走，回頭碰巧看見蘭軒從鑾定室出來。對方換了一套法醫袍，白色的長袍乾乾淨淨，襯得身姿挺拔美麗，手裏卻拖著一個黑色大塑膠袋。

蘭軒的視線和他的在空中相遇。

「你的那份禮物我很喜歡。」蘭軒對斐吟墨點頭笑了笑，然後拖著塑膠袋優雅的往前走著。

斐吟墨不置可否的聳聳肩，將槍放回槍套，走下樓梯。

第二章

斐吟墨接到老頭子的電話。

讓他配合安邑去探探商少華的別墅。這人在安全局的黑色檔案庫中算是一個小毒瘤，披著商人的外衣，實際上卻做著販賣毒品、買賣人口，以及其他一些不大不小的惡行。如果不是他最近的動作實在太大，跟一個規模中等的黑幫搭上線，頻頻走私毒品。安全局也不會這麼快動他。

安邑是斐吟墨現在的搭檔。

在這之前，他曾有過兩個搭檔，一男一女，但是都沒有什麼好下場。女的最後黯然退出了安全局，臨走之前，她說：「斐，你給我的傷害比敵人給我的還要多。」而那個男的……哼！

斐吟墨懶懶的靠在沙發上。

安邑正敲著鍵盤，指法乾淨俐落得像是在彈鋼琴。安邑是個電腦天才，擅長偽裝，所有情報蒐集和前期準備工作主要由他完成，而後期的突擊行動則由斐吟墨來掌控。

「天啊，這個傢伙，」安邑敲了幾下按鍵，按鍵發出清脆的聲音。螢幕上顯示出一個中年男子的影像。雖然已經發福了，臉上的笑容卻讓他顯得很和藹可親，「這傢伙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笑面虎，墨，你看！」

安邑蹲在椅子上，頭髮亂得像雞窩，咬著原子筆，那是他一貫的思考方式。

「喜歡性虐待未成年少年、少女，兩年之內弄死了二十三個，十八人失蹤。」安邑黑色的瞳仁閃過一絲憤怒，「人渣，人渣！」他重複了兩遍。

安邑也是個同性戀，卻是斐吟墨唯一能夠容忍的同性戀。

他們見面的第一天，這小子就撲到他懷裏，摸著他的臉驚嘆道：「你的臉是怎麼長的？人類居然能夠長成你這個樣子？！可惜我已經心有所屬，所以只能忍痛放棄你，這真是悲劇，悲劇啊。」

那時，斐吟墨賞了他一拳作為回答。

不過對方之後的確沒來糾纏自己，尤其是感情方面。這一點讓斐吟墨覺得不錯，他不喜歡公私不分的人。

「怎麼行動？」斐吟墨以例行公事的口吻問道。他奉行的是以暴制暴，沒有安邑那種不可思議的正義感。

「三天後，商少華會在別墅舉行一場私人派對。」安邑咬得筆桿一晃一晃的，身

體微微向前傾，「我會偽裝成未成年的 Money Boy，到時候趁機混進他的書房，看看有沒有可疑的資料，你負責在外圍接應。」

斐吟墨點點頭。

安邑一向善於偽裝成這些邊緣小人物。駕輕就熟，應該沒什麼問題。

不過，未成年的 Money Boy？不知道為什麼，安邑說起這詞的時候，他的腦海裏竟浮現出那個有著狡黠貓眼的金髮少年。

那隻……淫蕩的小野貓。

商少華的私人別墅。

斐吟墨穿著黑色燕尾服，繫著領結，右手托著一個銀白色的托盤，上面放著上好的乾紅，像隻優雅的燕子在奢華的派對上穿梭。

斐吟墨的性格根本不適合做這種事。

但是今晚他扮演的角色是服務生，負責在外圍接應安邑。

「來杯酒。」一個穿著低胸晚禮服的貴婦人優雅的朝他招了招手，璀璨的長串鑽石耳墜在水晶燈下熠熠生輝，映得她膚光勝雪。

斐吟墨有點不耐煩，從對方的眼睛裏就能看出她想要什麼。不過，為了完成任務，他還是忍耐著按照服務生的準禮儀，將酒遞到對方手中，「您的酒。」

那位貴婦人勾起惹火的紅唇，挑逗的朝向他笑了笑，「今晚 Free？」

「我是 Gay。」斐吟墨扯動嘴角，彎了彎腰，趁著對方微微一怔的時候離開了。雖然他一向不喜歡 Gay，但是，這個藉口非常好用。一個晚上，他就用它拒絕了不下二十位女士，而另外五位男士，則是用相反的理由。

斐吟墨睜起眼睛，看了看時間。

在這之前，他們已經掌握了商少華每日的大概行程。三天前，安邑就切入商少華的生活圈，順利被他看中，今晚，他待在樓上一個多小時了，按照原計劃，他十分鐘前就應該下來跟自己會合……

不會出了什麼意外吧。

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突兀的打斷了原本輕柔悠揚的小提琴聲。

所有人的注意力頓時被吸引到大廳後方的螺旋樓梯上。

只見一個清秀的少年，狼狽的從樓梯頂層「咕咚咕咚」滾了下來，一直滾到最底一階，才像隻迷迷糊糊的小動物，仰躺在地面上，一雙純黑色的眼睛暈乎乎的看著天花板，摔得不知道東南西北。

安邑？！

難道身份洩露了？！斐吟墨立刻快速掃了全場一眼，看看有沒有其他不對勁。

與此同時，躺在地上的安邑正努力的撐起身子，想爬起來。

「跑啊，怎麼不跑了？你不是挺能跑的嗎？」一口明顯帶著異國腔調的中文從樓梯上方傳來，嗓音低沉優雅。緊接著一個極具壓迫力的身影出現在樓梯頂層，居高臨下的俯視著摔得暈頭轉向的安邑。

來人的容貌出現在眾人眼中。

銀色髮絲，翡翠眼眸。

俊美，冷酷，神祕。彷彿是狼群之王，妖異凶狠，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精悍得無可匹敵的氣勢。

「啊，是道格拉斯！」

「哪個道格拉斯？哦，天，難道是那個一？」

「銀白色惡魔一道格拉斯！」大廳中已經有人驚訝的叫出聲了，像一滴沸水落到冰上，立刻引發一陣陣喧嘩。

道格拉斯，義大利最古老最神祕的黑手黨現任繼承者。

年輕有為，城府極深，不經常露面。而他流傳最廣的綽號卻是一銀白色惡魔。

曾有傳言說，當道格拉斯開始撫摸著他那頭妖異的銀白色短髮時，那就表示眼前的人已經冒犯或者惹怒了他一將會死得很難看、非常難看……

不過，安邑怎麼會跟這個傢伙搞在一起？斐吟墨瞇起狹長深邃的眼眸，挑了挑眉。道格拉斯慢慢走下樓梯，目光一直牢牢盯著躺在大理石上的安邑。翡翠般的眸子像這個世上最神祕的綠寶石，帶著些詭譎的邪氣。

「道、道格拉斯……」安邑虛弱的露出一個笑容，有點苦笑的意味。經過裝扮之後，他先前的雞窩頭變得乾淨整潔，不再邋遢不堪，但是安邑倒情願自己還窩在安全局地下十三樓的電腦室，起碼……不用跟一頭冷酷無情的銀狼對峙。

「哼，終於記得我了？剛才不是還說不認識我嗎？」男人冷笑道。

「那、那是……」安邑苦著一張臉，笑得有些勉強。

斐吟墨瞇起眼，如秋日寒潭的眼眸泛起一股濃濃的敵意。

不同於女人們對著道格拉斯那張俊臉尖叫得快要暈倒，他倒是覺得道格拉斯的樣子很欠扁、非常欠扁！

就像一個獅王的王者之域被他人冒犯一般！

安邑是他的搭檔，連老頭子要訓斥都得看他的面子，現在平白無故的被人這樣欺負，斐吟墨覺得相當不爽！

就在道格拉斯彎下腰去扶安邑的那一刻。

他將手中的托盤擲了過去，漫天紅酒朝著道格拉斯潑去，晶瑩的酒水在空中像一道絢爛的紅雨。

早有準備的安邑立刻像條泥鰌般從對方身旁滑走，斐吟墨一把抓過他的手腕，帶著他往外衝，大廳裏一陣騷亂，那些客人成了最好的阻礙屏障。

「你怎麼惹到他的？」斐吟墨冷冷的問。

「出、出任務時碰到的！」安邑鼻青臉腫，頭髮又變得亂糟糟的，神色有些尷尬。

「不會又是跟目標發生感情糾葛吧！」斐吟墨輕哼一聲。

在這方面，安邑可是有前科的。上次老頭子派他到一個黑幫臥底，結果他跟對方一個高層人員產生了感情，對方為了安邑，洩露了自己幫內的交易內容。

事後，安邑卻沒有跟那個人在一起，讓對方氣得在道上懸賞五百萬美元要安邑的人頭，害得自己被連帶追殺了半個月。雖然最後他以牙還牙，將狙擊他的組織都炸了個遍，反過來懸賞八百萬美元要對方的人頭。

「是道格拉斯腦袋當掉了！我沒有引誘他！」安邑激動的澄清，「我、我對那個人也是認真的，只是我們不適合，我沒有出賣感情。」

「嗯哼，」斐吟墨扯了扯嘴角，「花園外牆那邊的高壓電已經被我停掉了！兩分鐘內不會有電。」

「要是超過了兩分鐘呢？」

「你會變成小電鰻。」

「……」安邑無語了。

突然，斐吟墨心裏閃過一種微妙的感覺，空氣中好像陡然多了一絲躁動。他停止了奔跑，狹長眼眸靜靜望著前面通往外牆的拐角處……如果要伏擊的話，那裏將會是最佳的地點。

安邑疑惑的望了他一眼，不過什麼也沒問，跟著停了下來。

一秒、兩秒……

終於，一個高大俊美的男人出現在前方一道、格、拉、斯。

「他是你的新『任務』？」道格拉斯神態慵懶的抽出一根雪茄，在鼻前聞了聞，一語雙關，語氣譏諷，「長得不錯。」

很顯然，道格拉斯認定安邑是個職業間諜或者臥底，而斐吟墨是他新的目標……或者新的情人。

斐吟墨睜起眼，微微揚起下巴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「你長得也還行，不過跟我比起來，的確是遜多了。」

道格拉斯翡翠似的眼眸閃過一絲暗火。

斐吟墨勾著唇角，眼神冷冷的站著，一動也不動的直視著對方犀利的視線。

就算他是義大利最古老最神祕的黑手黨繼承人，號稱銀白色惡魔，憑他斐氏家族的勢力，也未必惹不起。

兩個器宇不凡的男人冰冷的打量兼試探著對方。

一個猶如高傲冷峻的碧眸銀狼，一個猶如欺霜蓋雪的冷冽豔梅。道格拉斯瞳孔裏劃過一抹幽深的暗光，在心底重新評估著斐吟墨，終於……

「我只要安邑。你的條件？」簡潔有力的開門見山。

「商少華的犯罪證據。」斐吟墨同樣乾脆。

這次行動被安邑徹底搞砸了。

如果道格拉斯也和他們對立，那以後就真的連插手的餘地也沒有了。

將安邑交給對方，斐吟墨倒是很放心，一來，現在有道格拉斯堵住他們，他們很難逃出去，交出安邑，情況就會大大轉變；二來，讓安邑那小子在他那吃吃苦頭也好，免得經常跟目標發生亂七八糟的關係。

「Deal！」

「成交。」

「墨，那我怎麼辦！那傢伙是個偏執狂！」安邑抓著斐吟墨的袖子又叫又跳，「他上次把我鎖在床上整整兩周，不准我下床，還說要剜掉我的腿骨，啊啊啊，天啊，我要瘋了……」

「過去。」斐吟墨半點也不理。

「你不能這樣，墨，我的心會碎掉的，墨……」

懶得再費口舌，斐吟墨一把抓過他的手腕往後一擰，一推一送，安邑就被推到道格拉斯懷裏。

「墨，你賣友求榮！我要駭了你的電腦，我要把你做愛的錄影做成小光碟，到處去賣！散播到網路上！」

「隨你。」冷冷兩個字，讓安邑絕望的哭喪著一張臉。

「道格拉斯先生！您沒事吧？」挺著啤酒肚的商少華趕了過來，神色有些不安。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道格拉斯請過來，竟然被這個應召男攬了好事。看上去面和心善的商少華瞥了安邑一眼，眼裏流露出一絲歹毒。

「他是我看中的小東西。」道格拉斯語氣森冷，毫不客氣，伸出右手……似乎想要撫摸他那頭高貴神祕的銀白髮。

顯然，商少華也聽說過那個傳聞，見狀立刻兩腿發軟，顫聲道：「是，是，我就是特地要將他送給道格拉斯先生您的，還請道格拉斯先生笑納、笑納。」

道格拉斯看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，這才慢慢將右手收了回去。

「那……這個人怎麼處理？」商少華沉吟了一下，望向斐吟墨。

目光剛瞄過去，他就立刻吃了一驚。眼前的男人被他的手下架起來，完全沒有反抗餘地，雖然只穿著一件普通的服務生制服，卻難掩其光華。

彷彿月下清酒，辛辣微涼。

一雙狹長深邃的眼眸美得驚豔，連他這種一向只喜歡十幾歲小孩子的人，都忍不住心動。

「他？留著吧，說不定可以賣個好價錢。」道格拉斯發話，對斐吟墨挑了挑眉宇，表示他已經完成承諾，剩下的罪證就靠他自己去蒐集了。

「也好、也好。」商少華笑咪咪的搓著手。既然道格拉斯都這樣說了，那這個人應該沒什麼問題，「把他給我押到地牢！」

斐吟墨被商少華的手下推著關到了地牢。

這是個廢棄的地窖，而且還充斥著酒類發酵的味道，但的確是關押以及動用私刑的好地方，偏僻而隱蔽。更重要的是，這裏還有四、五個少年少女，衣不蔽體，身上都有被施虐的痕跡。

地窖剛被打開時，幾個人嚇得猶如驚弓之鳥，眼神恐懼到極點。發現只是斐吟墨被關進來，守衛並沒有其他的指示，才又慢慢恢復平靜。

「你們是商少華的床伴？」斐吟墨看著他們，問道。

地窖上方唯一的出口已經被木板封上。守衛不用擔心他們會逃出去，而斐吟墨也不用擔心，他說的話會被竊聽。

那幾個孩子瑟縮的擠在一起，一句話也不肯說。

斐吟墨有些不悅的挑了挑眉。

他有些控制慾，不喜歡別人違背他的命令，不擅長溝通，並且有暴力傾向，但這幾個孩子看他時，為什麼是又驚又怕的表情……

他好歹也是國家安全局的成員，又不是什麼殺人魔。

斐吟墨又試了幾次，但無論怎麼詢問，他們還是不肯開口。

他也逐漸失去了耐心，靠到一邊，思考著待會如何強制帶他們回去，讓那些專門來做筆錄的傢伙處理。

就在這時，地窖上方傳來一些動靜。

「喂喂，別推我！老子自己會走！」一道稍顯囂張的年輕嗓音正嚷著，聲音有點耳熟。

「幹！不就是跟客人滾到一起嗎？他自己滿足不了我，還不准我找其他人！有這麼不講理的嗎！不如當初不要包下我！」

少年的聲音越來越氣憤，「叫你們不要推、不要推了！我可是 Noble 的人氣，要是老子掉一根毛的話，我 Boss 一定不會放過你們！喂……怎麼還推！」

自始至終，都只聽得到少年一個人在聒噪的嚷嚷。

地窖出口處的木板被拉開了，對方似乎還算好脾氣的請少年自己進去。

「那個……商老闆是不是不想付款？」少年的聲音遲疑了一下，很明顯的軟了幾分，帶著點討好的意思，「安啦安啦，我 Kino 是什麼人，陪商老闆是我的榮幸啦！呵呵，我可以、可以……不用進去嗎？裏面看起來挺黑的……」

回答他的是乾淨俐落的一腳。緊接著，厚重的木板被「啪」的一聲放下。

季落踉踉蹌蹌跌了幾步，等站穩了，立刻向上方破口大罵，「他媽的！竟敢這樣對我！我操！你生兒子沒屁眼……」

罵完之後，才喃喃的小聲說道：「怎麼這麼黑。」邊說邊打量四周，想找個地方坐下。

斐吟墨一下沒注意，季落就一腳踩到他腿上。

他還沒發怒，季落倒像隻受驚的貓，馬上尖叫起來，「啊，鬼啊！」然後語速飛快的說：「我從小就沒了父母，下面還有幾個弟弟妹妹，全部靠我養家。如果您真的有怨氣的話，也請找別人吧，千萬不要來找我，拜託拜託！」

這小子，真是到哪都不老實！

這種情況下，還能毫不猶豫的撒謊。上個星期才在他這做筆錄，說自己孤身一人，現在就成了要養家的好哥哥？

斐吟墨扯了扯嘴角。

他一向對別人的生死不太關心，之所以還對這隻小野貓有點印象，完全是因為那是他唯一負責的筆錄，隨後就因為商少華這案子被老頭子召回了。

「幾個弟弟妹妹？」斐吟墨依舊靠牆壁坐著，冷冷問道。

「五、五個，要上學要吃飯，開銷很大……」季落的聲音顯得可憐兮兮的，過了一會，才狐疑的問了一句，「警察先生？」

斐吟墨也懶得逗他，直接哼了一聲，承認了自己的身份。

「嘿，警察先生，真的是你！」季落語氣激動，在黑暗中胡亂摸索著，想要找到斐吟墨的位置，「警察先生……你沒死吧……」

「我上次有打你留給我的電話，不過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一撥，對方就說他們是掃

黃的，差點要來抓我！」聲音有點委屈。

「你才死了！」斐吟墨罵道，卻回想起上周的事。

那時被這個少年纏得不耐煩，腿也被他抱得死死的，走也走不開。才故意把警署掃黃組組長的號碼給了他，他當下還寶貝似的輸到手機裏。

「嘿嘿、嘿嘿，沒死就好，沒死就好。」季落笑得有點狡黠，一雙小爪子在黑暗中亂摸。

「你在摸哪裏？！」斐吟墨重重一拍。

「我看不見嘛！」季落這才把手從斐吟墨褲襠拉鏈上收回去，聲音可是聽不出一絲歉意，反而很滿足的感嘆道：「警察先生，你那裏真的很大！」

「去死！」斐吟墨踢了他一腳，也不知道踢中了沒。

季落像隻小章魚似的，七手八腳的纏到男人身邊，「警察先生、警察先生，我很想你喫！」

「是嗎？我看你倒是挺快樂的！」斐吟墨冷冷扯動嘴角，「又是被人包，又是跟其他客人滾來滾去。」

「我不是要養活自己嗎？」少年「嘿嘿」笑了兩聲，也沒多不好意思的樣子，「不過，我真的很想你！」

「警察先生，您叫什麼名字？我一直都還不知道～～」

「斐吟墨。」少年這種說話調調，真有點讓他雞皮疙瘩直起。他還是比較喜歡對方那種囂張又猥瑣的小野貓樣。

「淫魔？」季落的聲音又恢復之前的興奮狀態，「我喜歡！這名字取得好！」

「嗯哼。」斐吟墨冷冷應了一聲。他倒覺得這個名字挺普通的。

那小子似乎吞了口唾液，緊緊靠著他的肩膀，在他耳邊誘惑道：「警察先生，我們做吧！這裏看不到，會更敏銳更刺激喫！」

「的確看不到。」斐吟墨拍開他的手，頓了頓，才慢條斯理的提醒，「不過我記得進來的時候，你的右邊角落那裏還有五個少年少女。」

季落楞了一下，過了一會，慢半怕的試探道：「呃……你的意思是……想玩 NP？」斐吟墨一拳揍在他頭上。

「痛痛，真是的！老子只是想跟你約個會，怎麼就有這麼多電燈泡。」季落捧著腦袋怪叫道。

「要約也不在這個鬼地方！等出去後再說。」斐吟墨冷哼。

季落興奮的「喔」了一聲，眼睛亮得黑暗中都看得到，「出去就跟我約真的喔，那你知道怎麼出去嗎？」

「小 Case。」

「你真是太帥了！警察先生，我覺得我更仰慕你了！」季落歡呼一聲。

「你把旁邊那幾個孩子搞定，待會要帶他們一起出去。」沒他們做人證，他和安邑這段時間做的事情就都白費了。

「為什麼要管他們？」季落有點心不甘情不願，小聲嘀咕著，「該不會是你看上了其中的一個吧。」

「快去！」斐吟墨一腳踹在他屁股上。

「是是！」季落咬著牙，聲音忿忿不平。在斐吟墨臉上飛快的親了一口後，連忙跑了過去，動作比兔子還快。

Crescent